

马桥词典

DICTIONARY OF MAQIAO

打打龙 **五** 火双公公月开不天 **四** 下乡小马马马弓三三三 **三** 九 **二** 一 **一**
 狮 滚 和安 **画** 疤桥同 月 **画** **画** **画**
 玄车 **画** 绣 气哥子弓意元秒三毛 笨 年

怜话官罗肯枫现 **八** 你呀走 **七** 问军江企朱红红同压夷老 **六** 发归汉台白民打打
 老哇 鬼 **画** 头 牙娘 爹 **画** 主 起
 相份路江 鬼 家巴亲 书蚊 尸土子爹锅字边表 歌元奸湾话仓醜发

冤浆流射晕哩破格根葛 **十** 津洪觉觉神神狼结荆贱贵背挂梳子茄科 **九** 泡宝放放放
 猛 咯 **画** 巴老觉 仙 草界 茉莉 **画** 转
 头 逆子街啲脑 玮 佬板佬 府 藕瓜 生钉栏花饭学 皮气锅藤生器

醒懒懈磨嘴瓢踞颜撞模 **十** 满熟唵碘 **十三** 道蛮隔黑散 **十二** 渠清甜黄黄梦 **十一** 罢
十四画 天 **十三画** 锅相 **十二画** 明 芽 **十一画**
 咒熬魂 茶红范 红 面 学子弟公发 雨 瘴皮婆 园

马桥词典

马桥
词典
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桥词典 / 韩少功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302-1682-8

I. ①马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3455号

马桥词典

MAQIAO CIDIAN

韩少功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
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13
字 数 314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82-8
定 价 45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未经书面许可,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违者必究。

为一个村寨编写一本词典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尝试。如果我们承认，认识人类总是从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群开始；如果我们明白，任何特定的人生总会有特定的语言表现，那么这样一本词典也许就不会是没有意义的。

语言是人的语言。迄今为止的各种语言成果，提供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，推进了人们的文化自觉，但认识远远没有完结。语言与事实的复杂关系，与生命过程的复杂关系，一次次成为困惑人类的时代难题。在这本书里，编撰者力图把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和事，清理一些词语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与功能，更愿意强调语言与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，力图感受语言中的生命内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较之静态语言，编撰者更重视

动态言语；较之抽象义，编撰者更重视具体义；较之规范性，编撰者更重视实用性。这样一种非公共化或逆公共化的语言总结，对于公共化语言成典，也许是必要的一种补充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

① 编撰者原来是依照各词条首字的笔画多少，来决定词条排列的顺序。为了便于读者较为清晰地把握事实脉络，也为了增强一些可读性，后来根据出版者的意见，改成现在的排列顺序，但保留了词条的首字索引目录于后，以方便读者查检。

② 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流传范围。在这本词典里，词目前加有△记号的，表示这个词的流传范围不限于马桥。相反，在词目后面加有▲记号的，表示该词流传范围仅限于马桥，甚至只为马桥个别人使用。

③ 为了减少读者阅读中的障碍，笔者在释文中尽量少用方言。但这并不妨碍有兴趣的读者，可以在阅读过程中，运用本书已经提供的方言知识，在自己心目中对释文中某些相应的词进行方言转换，那样的话，可以更接近马桥实际生活原貌。

谢谢出版社为这一词典提供的热情支持。

1995年11月

一
画

一九四八年（续）· 131

二
画

九袋· 101

三
画

三毛· 209

三月三· 009

三秒· 301

亏元· 369

马同意· 247

马桥弓· 010

马疤子（以及一九四八年）· 112

马疤子（续）· 124

小哥（以及其他）· 033

乡气· 022

下（以及穿山镜）· 096

四画

- 天安门 · 351
不和气 · 218
不和气 (续) · 225
开眼 · 378
月口 · 100
公地 (以及母田) · 098
公家 · 137
双狮滚绣球 · 204
火焰 · 255

五画

- 龙 · 066
龙 (续) · 070
打车子 · 240
打玄讲 · 270
打起发 · 122
打醮 · 119
民主仓 (囚犯的用法) · 346
白话 · 394
台湾 · 140
汉奸 · 147
归元 (归完) · 392
发歌 · 051

六画

- 老表 · 013
夷边 · 175
压字 · 335
同锅 · 029
红花爹爹 · 258
红娘子 · 158
朱牙土 · 324
企尸 · 381
江 · 001
军头蚊 · 136
问书 · 288

七画

- 走鬼亲 · 250
呀哇嘴巴 · 245
你老人家 (以及其他) · 263

八画

- 现 · 277
枫鬼 · 072
肯 · 078

罗江 · 002
官路 · 399
话份 · 177
怜相 · 322
怪器 · 357
放转生 · 364
放藤 · 308
放锅 · 031
宝气 · 197
宝气 (续) · 201
泡皮 (以及其他) · 343

九画

科学 · 043
茹饭 (春天的用法) · 266
栀子花, 茉莉花 · 366
挂栏 · 215
背钉 · 235
贵生 · 080
贱 · 086
荆界瓜 · 129

结草箍 · 283
狠 · 355
神 · 220
神仙府 (以及烂杆子) · 035
觉 · 049
觉觉佬 · 057
洪老板 · 207
津巴佬 · 311

十画

莪玮 · 303
根 · 238
格 · 187
破脑 (以及其他) · 320
哩咯啲 · 064
晕街 · 168
豺猛子 · 195
流逝 · 110
浆 · 146
冤头 · 154
罢园 · 326

十一画

- 梦婆 · 088
黄皮 · 166
黄茅瘴 · 334
甜 · 016
清明雨 · 216
渠 · 160

十二画

- 散发 · 108
黑相公 · 290
黑相公 (续) · 291
隔锅兄弟 · 388
蛮子 (以及罗家蛮) · 006
道学 · 165

后记 · 401

附录 · 405

十三画

- 碘酊 · 020
嗯 · 382
煞 · 191
满天红 · 184

十四画以上

- 模范 (晴天的用法) · 269
撞红 · 056
颜茶 · 174
黼 · 093
飘魂 · 327
嘴煞 (以及翻脚板的) · 279
磨咒 · 299
懈 · 332
懒 (男人的用法) · 338
醒 · 046

△ 江

马桥人的“江”，发音 gang，泛指一切水道，包括小沟小溪，不限于浩浩荡荡的大水流。如同北方人的“海”，把湖泊池塘也包括在内，在南方人听来有些不可思议。重视大小，似乎是后来人的事。

英语中的 river（江）与 stream（溪），就是以大小来分的。而近在海峡对面的法国，fleuve 指入海的河流，riviere 则表示内陆河或流入另一条河流的支流，与大小无涉。可见四海之内名理多异，不是一一对应的。

马桥人后来也明白了大小，只是重视得似乎不太够，仅在声调上做一点区分。“江”发平声时指大河，发入声时则指小沟小溪，外人须听的时间足够地长了，才不会搞错。我刚到马桥时，就发生过这样的误会，按照当地人的指点，兴冲冲寻江而去。走到那里，才发现眼下哗啦啦的江窄得可以一步飞越两岸。里面有一些幽暗的水草，有倏忽而逝的水蛇，根本不合适洗澡和游泳。

入声的江不是平声的江。沿着入声走了一阵，一下走进了水的喧哗，一下走进水的宁静，一下又重入喧哗，身体也有忽散忽聚的感觉，不断地失而复得。碰到一个放牛的老人，他说莫看这条江子小，以前的水很腻，烧得，可以拿来点油灯。

△ 罗江

马桥的水流入罗江，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。过渡有小划子，若船工不在，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。若船工在，五分钱一个人，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，稳稳地插住船头篙，站在岸上一一收钱。点一张票子，就蘸一下口水。

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，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，稳稳地戴在头上。

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。其实，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，水要急得多。若遇到洪水时节，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，昏黄了一切倒影，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，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弯，淤积出酸臭。但越是这个时候，岸边的人倒越多，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、死猪、破桌子或者旧木盆，还有散了排的竹木，打捞出来捡回家去，这叫发大水财。

当然，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，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，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，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，吓得人们惊叫着逃散。

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，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，戳着白色的肉球，觉得好玩。

江边的人也打鱼，下吊网，或者下线钩。有一次我还没有走

到江边，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，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。再仔细看，她们的来处，男人无论老少，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，刹那间全脱光了裤子，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跟而去，大吼大叫。我这才想起，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，是炮声。这就是说，河里放炮了，炸鱼了，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。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，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。

在马桥的六年里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不多，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。说起过渡，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。知青手里的钱都不多，男的一旦聚成了团，也有一种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，过渡总是想赖账。有一个叫黑相公的，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，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做派，一个劲丢眼色，要我们都往前走，钱由他一个人来付。他摸左边的口袋，掏右边的口袋，装模作样拖延够了，看见我们都走远，这才露出狰狞面孔，说他没有钱，就是有钱也不给，老鳖，你要如何搞？然后拔腿就跑。

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，摆渡的老馆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。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，扛上一条长桨，虽然跑得慢，离我们越来越远，但决不停下步来，追了一里，追了两里，追了三里，追了四里……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，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。谁都相信，只要没有杀了他，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，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，断不会回头的。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，根本不打算算账，不会觉得他丢下船，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，有什么可惜。

我们无路可走，只有乖乖地凑了钱，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。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找还了零钱，嘴里大张大合，大概是骂人，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。

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。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。枪是在城里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搞到手的，打完了子弹，还舍不得丢，偷偷带到乡下。后来风声一紧，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，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。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，我至今仍不清楚。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，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。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，根本不可能结案，相反，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，好容易熬到了冬天，罗江的水退了，浮露出大片的沙滩。我们操着耙头，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，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。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，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，差不多在刺骨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的万顷良田，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。

一支沉沉的枪，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，不可能被鱼虾吃掉的，沉在水底，也是不可能被什么人捞走的。奇怪的是，它到哪里去了呢？

我只能怀疑，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，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，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。

只有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，也才第一次认真地把它打量。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，反射出刺眼的白光，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，并且久久凝固下来。河滩上有一行浅浅的足迹，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，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，不时又从我意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——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。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。

没有什么人过渡。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馆子了，换成了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，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，就回去了。

我猛回头，发现岸上还是空的。

△ 蛮子（以及罗家蛮）

壮年男人别名“汉子”，是较为普遍的情况。马桥人更习惯把男人叫作“蛮子”“蛮人”“蛮人三家”。其中“三家”的来历不可考。古代有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”一语，其中“三户”似乎并非特指男人。

明明是一个人，却带着“三家”的标记，承担着“三家”的使命，这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，不得而知。我曾经有一个想象：如果一个人的血缘来自父母两人，而父母的血缘又来自祖父母一辈的四人，祖父母的血缘又来自太祖父母一辈的八人……照此几何级数往上推算，只需几十代，全人类的巨大数目都可统括在先辈的范围之内，都是每个人共同的祖先。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美好愿望，在这则简单的运算里完全不是虚言，竟有了生理学的可靠依据。从理论上说，每一个人都是全人类的后裔，每一个人身上都收聚和总结了全人类穿越了几十代的遗传因素。那么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吗？还仅仅是一个人吗？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，“个人”的概念是不完整的，每个人也是“群人”。我希望马桥的“蛮人三家”中的“三”只是传统中“多”的同义词。这样，“蛮人三家”就差不多是“群人”的别名，强调着个人的群类背景，也就暗合了我的奇想。

“蛮”字流行于南方，在很长时间内是南人的统称。有关的资料记载，春秋时代（公元前七〇〇年）有罗国，即罗家蛮。《左传》说：“鲁桓公十二年，楚师分涉于彭，罗人欲伐之。”算是最早的人史痕迹。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，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，后称罗川城，见于《水经注》卷二八。罗家蛮又叫罗子国，曾以彭水为天然屏障，抗拒北方强敌，一见楚兵南渡，是不能不抵抗的，而且居然也取得过胜利。但楚罗大小悬殊，后者终非敌手。我们在《左传》中看到，罗人后来两次逃亡，第一次逃到枝江县，就是历史上“巴人”的发祥地；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，再次逃到湘北，即现在的岳阳、平江、湘阴县一带。

江以人名，罗江就是这样获得了名号。

很难想象当年扶老携幼的长途迁徙。从史料上看，罗人到达这里以后重建了“罗城”，但今天已经了无痕迹。我怀疑罗江边上的长乐镇，就是当年的罗城。乐与罗在方言中谐音，可算一个线索。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，也是我进山挑竹木之类的必经之地。它有贯穿全镇的麻石街，有流淌于麻石上的甜酒香和木屐声，通向热闹而且湿漉漉的码头，也有一些似乎永远不会探出人面来的紧闭门窗。当地人说，码头下有铁柱，水退时才可以看见，上面还有很多模糊的古文。我当时没有考古的兴致，从没有去看过。每次都是累得两眼发黑，喝下一碗甜酒之后，倒在街边和衣睡上片刻，准备继续赶路。好几次我都是被深冬的寒风冻醒的，一睁眼，只有头上摇晃欲落的疏星。

如果长乐不是罗城，那么可供查考的还有落铺、珞山、抱落、铜锣峒，它们也有一字谐音于“罗”，也都与我有过一面之交。这些村或镇至今在我的印象中还可浮现出古老的墙基和阶石，浮现出男女们眼中一闪即逝的躲避和戒备。

罗人与巴人有亲密的关系。“下里巴人”在这里是很通用的成语，意指他们的古歌。罗江的终端便是“巴陵”，即现在的岳阳。《宋史》卷四九三，说到哲宗元祐三年（公元一〇八八年），“罗家蛮”曾一度“寇钞”，后来由土家的先辈首领出来加以约束，才告平静，可见土家与罗人是颇为合作的——而土家族被认定为巴人的后裔，已成史学家们的公论。另一个可以注意的证据是，土家传说里，经常出现有关“罗家兄妹”的故事，显示出“罗”与土家族先民有不解之缘。

奇怪的是，我在罗江两岸从没有找到过名以“罗”字的村镇，也很少听说有罗姓人家——除了我所在村子里一位姓罗的老村长，出身长工，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。我不能不设想，一次残酷的迫害浪潮，一次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也无从想象的腥风血雨，使“罗”字成为了这里的禁忌，罗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姓氏，隐没自己的来历，或者远遁他方，就像某些史学家描写的那样，成群结伙，餐风宿露，去了湘西、黔、桂、滇以及东南亚的崇山峻岭，再也没有归来。从那以后，罗江有名而无实，只剩下没有内容的名号，成了一张不再发出声音的嘴，只是喷放出来无边的寂静。即便这张嘴被我们从墓穴里找出来，我们也不知道它曾经说过什么。

事实上，他们的国家已经永远失去了，万劫不复，渺无踪迹。只留下一些青铜器，已经粉化，一捏就碎。我在那里挖荒时，多次挖出大批的箭簇和矛头，只是都非常小，比书上看到的要小得多，显示出当年金属的稀贵，必须用得十分俭省。这些出土物被本地人见多不怪，不当回事，全都弃之地边道旁，小崽子们装上一篮篮的，拿来打架玩耍而已。我后来见到博物馆里一些森严保护下的青铜器的展品，总是有点不以为然。这些东西算什么呢？我在马桥的时候，随便踩一脚，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，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。